

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

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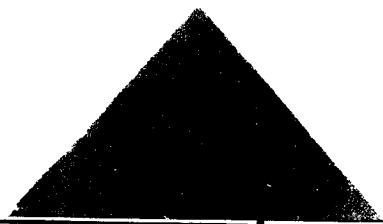
吕
新
著

线

GUANGXIAN JIUSHINIANDAICHANGPIANXIAOSHUOXILIE

光

线



（京）新登字083号

责任编辑：熊耀冬

封面设计：姜 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线／吕新著．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5.12

（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）

ISBN 7-5006-2136-1

I.光… II.吕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95）第22090号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5

房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092 1/32 9印张 3插页 180千字

199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000册 定价13.30元

吕新 1963年7月生于山西左云。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黑手高悬》、《抚摸》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夜晚的顺序》、《山中白马》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

第一章

赵 明

他们的汽车在河边熄火了。

他们从车上下来，手里拿着花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花。车上还有。吴树枝从我的身边经过。我问她闻到花香了吗？“没看见那是假的么，”她白了我一眼。“都是用纸扎的。”纸扎的……假花？

几乎所有的花都被拿下来了，堆集在河边。花的墙。流淌的河水被遮住了。我看不见河里的水了。他们当中，有几个人窜来窜去。刚从车上下来，他们正在到处找厕所。

假花。迷雾。我朝他们走过去。

“墓地在山上。”一个戴眼镜的人伸手朝西边的山梁指了一下，对那个又黑又胖的人说道，“汽车根本开不上去。”

“太糟糕了。”黑胖子嘟囔了一句，用眼睛扫着周围的人。他的胸前戴了一个金灿灿的玩意儿。一枚像章。

“你，你，还有你，你们几个。”这会儿，他指手划脚地

对他们说道，“把棺材抬下来。注意，不要把花圈弄坏了。开始吧。”

一口鲜红的棺材从汽车上抬下来了。我吃了一惊。棺材的大头前面画着龙啊凤呀什么的，内容比较丰富。小头那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。两个人扶着她，渐渐向大头这面哭过来。长脸。细眉。我认出这个一身素孝的女人了。

我的弟媳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走到她的面前。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，我弟弟他们一家在外地过得好好的，如今突然回来……

她抬头看清是我时，哭声加剧了。“天呀——”她哭道。“他死了。”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。我两手空空，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擦。棺材抬下来了，也放在河边。那些纸扎的假花簇拥着它。黑胖子对那个戴眼镜的人说道：

“他在老家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据说有一个哥哥。光棍。”戴眼镜的说道，“不知今天来了没有。”

“来了——”我听见他们在说我，立即向他们走去。“我就是。”

“你是赵亮的哥哥？”他们问我。

“是的，我叫赵明。”我对他们说道。“你们是怎么把他弄死的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听着，他不是我们弄死的。是他自己……以身殉职。”

多么熟悉的字眼。我在广播里时常听到。死就死了，为什么还要用这些假花来蒙骗他？我看着河边那堆刺眼的东西。

我想放一把火。沿河一带，火烧连营。火光。灰烬。

“不要以为我们不难过，恰恰相反，”戴眼镜的那位走过来，对我说道。“咱们非常悲伤。你看，这么多人，都是送他回来的。”

烈士。抚恤金。埋葬费。一身素孝的女人。转眼之间，这些都归她了。

“我要活的。”我对他们说。

“是的，他并没有死。他难道不是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吗？”

是吗？扯谎的人。文质彬彬。衣冠楚楚。政府出钱，发放薪水，培养他们扯谎的能力。退休。接班。一代比一代会扯。新鲜血液。青出于蓝。成熟起来。把死的说活。

我的弟媳，伸手拍打着棺材的大头，像以往下班回来，敲自己的家门一样。可是，这一次，她的丈夫不会从里面给她开门了，更不会问她路上冷不冷？为什么下班回来得这么晚？活的——她比我更需要。描龙绣凤的大头。

他们不让我打开棺材。我知道赵亮已经尸首异处，残缺不全了。死去的矿工都是这样。好端端的一个那么完整齐整的人，说完就完了，连眼睛都来不及眨一下。从这件倒霉的事情发生以后，我才明白人是最经不起折腾的一种东西。一个人，脆弱得像一枝花。只需一阵风，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拦腰吹折，变得什么都不是。多数时候，人的硬度远不如一块石头。我经常这么说，但他们不信我的话。他们说人定胜天。

胜吧。胜了总比败下来好。送葬的人和花圈开始向西边灰色的山梁上蠕动了。天空又低又暗，西北风呼啸着。街上

纸灰飘扬，柴草飞舞。这样的路，汽车当然开不上去。

不久以后，我看到赵亮的墓碑了。那是一块三、四尺长的青石，近看如同一张打磨得很好的桌面，上面镌刻着他的名字。东西是他们带来的。我站在山上。下面有几条明亮的水沟。墓地已经挖开了，潮湿的土堆在一旁。

棺材就要被放进去了。那么潮湿的地气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和他的棺材都会发霉，腐烂得无影无踪，片甲不留。

“马上就要入土了……”戴眼镜的人说道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土地张口，等人进去。

“我是说，作为他的哥哥，你不打算哭几声么？送送他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不哭？”我从心里不喜欢这个有些装腔作势的人，虽然我瞥见他的胳膊上也人模狗样地箍了一条悼亡的黑纱。“哭不哭是我的事。”我对他说。“一声不吭，我也还是他的哥哥。”送送他。铁锹。大风。

“那当然。我只是说说，你不想哭，那就算了。”他走到一边，瞧了一下那个深坑，对跟他来的那些人说道：

“埋——”

石碑，插进土里，露出有名字的那半截，竖在那里。花圈，烧了。不是我放的火，是他们自己用打火机点燃的。纸灰啊尘土啊，刮得满山梁都是。我的弟媳，坐上汽车，跟他们一起走了。走就走了吧，我也没什么好招待她的。那边的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在等着她回去。可怜的孩子！他们还不知道抚恤金是什么意思。

我站在街上。河水像一条灰色的带子。田畴。树林。到

处都在滴水。兽医正在喇叭里说话。他激动不已地告诉他的听众：

“乡亲们哪！总而言之，就是这么回事：人的血管像一堆红色的塑料管子。只要其中的一根出了毛病，整个儿那一堆就会全部乱套……”

三 元

鸡叫了。它们站在外面的木杆上，拉长声音。如同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团绳子，一下抛出去，绳头落到很远。一呼百应。天还没有亮，它们就叫起来了。外面有一种很大的回音，但不是它们的声音。它们没有那么大的声音。

我看着窗户。窗纸还没有发白。这会儿它们灰暗得像一张布。雨天里的雨衣。绒线帽子还在我的头上。戴着帽子睡了一夜。他们没有发现。要是发现了，是不会让我这么干的。糟塌啊要命呀，什么话难听他们就说什么。

昨天晚上，我睡在他们中间。天还不亮，他们就把我挤醒了。我坐起来的时候，听到外面传来“嘭”的一声。爆玉米花的声音。我像一只木塞，离开瓶口，弹了出去。手上有一种气味。醋糟。他们睡得不省人事。我刚一坐起来，从两边伸过来的手啊腿啊什么的，就把那地方全占满了。关节。指甲。黑毛。我的父母。

能看清窗户上的麻纸了。裁成一条一条的，像街上的标

语。

院子里的农具动了起来。风在吹它们，我能听得出来。有的倒下去了，有的依旧靠墙立着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沉重的家伙。它们的气味也随着风一起在动。生铁和木头的气味。所有的农具都是用铁和木头做成的。

鸡都叫了。用不了多久，天就会完全大亮。早晨的太阳从天宝家的高耸的屋脊后面渐渐显露出来。又红又亮的村庄。

我从炕上下来。我不能再和他们挤了。硬拼是不对的。他们是我的父母。我已经起来了。他们经常对我说，某某家的孩子忤逆不孝，刚一出门，便被雷劈了。又有一个孩子，一觉醒来，鬼把他的头发剃光了。我问他们，那家人住在哪里？他们说，离咱们这里二三十里的一个地方。我又问那个孩子叫什么？他们答不上来了。他们说，你这能叫孝顺吗？一个劲地追问大人。我向水瓮前走去。我感到口渴了。

窗户这会儿已开始发白了。屋里的东西显出了轮廓。去年的桃符。一束灰白的艾叶。黑黝黝的缸。我来到水瓮前，听到一阵滴滴嗒嗒的残漏。我的袖筒里湿漉漉的。

水面上冒起一串水泡。水瓮的四周挂满了水珠。瓷器也会出汗吗？

.....

早晨终于来到了。

他们都醒了。是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将他们晃醒的。我的身上很冷。我看着他们。他们在光线的照射下，开始像虫子一样在炕上蠕动，翻腾。他们都在那样蠕动，翻腾，好像不愿意起来。太阳晃得他们眯起了眼睛。

我的父亲李毛仁正在四处找他的衣服。他什么也没穿，光着身体坐在那里。拿起一件衣服，不是他的。再拿起一件，又不是他的。他们都在找他们的衣服。炕上够乱的了。

“你小子动作倒快。”李毛仁回头看到了我。他的手里捞到一件衣服，正在努力往身上套。那不是他的。尺寸和颜色都不对。我正要提醒他，他忽然对我说道：

“枪一样戳在那里干什么？猪放出来没有？”那件衣服停留在他的脖子上，像一个脖套。他也发现有些不对劲了。

卑鄙的人。又来这一套。经常总是在天不亮的时候，把自己的猪叫醒，哄到别人的菜地里，吃人家的玉米呀高粱什么的，吃得满嘴白沫。我曾对他说，他们在地里放了耗子药。他根本不信。有人已经开始注意他了。

“水瓮里有一条蛇。”我告诉他。

我们站在街上。

钟声响过了。一种褐红色的铁锈气味纷纷扬场地浮荡在早晨的空气里。铁钟。大树。僵硬的绳子。他们都从各自的门里走出来。街上到处都是人。早晨的阳光像面粉一样。我站在面粉中间。我有点儿像面粉加工厂里的那个保管员，满身粉尘。我十二岁。他四十二岁。说起来，他的身高和我差不多。不过，他比我多一大串钥匙。那么多的麦子和面粉都归他管。

我出来的时候，家里的水瓮已经破了。水瓮是他们用斧子砸开的。地上马上淌满了水。斧头啊凳子呀鞋啊还有他们的脸，都浸在水中。我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头发湿淋淋的

贴在脑门上，像刚生出来不久。我看着眼前的情形，忽然笑出了声。一条蛇，闹得四邻不安。都来了。

“家里来了皮条（蛇），你还笑？”一个人对我说，“你要倒霉的。”

我来到街上。几只脚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，反复磨蹭着干燥的土路。远处的山。蓝色的绸缎。那里没有人烟。山间流动着一种水一样的东西。去年夏天我才知道，那种东西叫风水。

远处传来一阵鼓声。这会儿，李毛仁和另外几个人已经把水瓮里的那条蛇弄出来了。他们用一块木板抬着它，来到早晨的太阳下面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，缓慢沉重得如同出殡。它浑身水渍，呆在上面，像一位不能动弹的产妇。一身墨绿，很容易把它看成是自行车上的钢丝锁子。许多人立即围上去，伸长脖子。李毛仁的裤子穿反了，前后颠倒。不过，谁也没有看出来。人人都在看皮条，没人注意他。

他们面面相觑。七嘴八舌。从前在河边，我曾经看见它在草滩上吃力地爬行。不知是不是这一条。它的身上长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和线条，这就是我对它最初的印象和记忆。那时候，我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，一粒一粒地剥着葵花籽。马薇薇用茜草花染她的指甲。

人群走散了。他们带着各自的工具，在暗红色的钟声里越走越远。

打谷场。草蒲团。棕黄色的墙垣。把蛇放走了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他们巴不得出一件什么事。李毛仁送走蛇以后，如释重负，大功告成。“做梦去吧。”他说。“我能出事？等着

看他们一家一家地挨着出事吧。”

有人从山梁那边过来了。七八个人。三四头驴。迎亲的队列。红袄绿裤。黑袄黑裤。灯笼。梳妆盒。新郎戴着一顶草绿色的帽子。仿制的军帽。有棱有角，方方正正。帽子里面垫着报纸，不然不会这么挺括而有模有样。没有报纸的支撑，他马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软塌塌得像一个蛋。他们似乎在路上走了很久。这会儿，他的帽子有些歪斜。衬在里面的一圈一圈的报纸从帽子下面显露出来。绷带。伤兵。

棕黄色的残垣。树枝连着屋脊。他们转弯了。骑驴的女人。

张隆真拉着我的手。他刚下班回来，头上的矿灯灭了。

“把我家小燕许给你吧。”他说。

我知道他的女儿小燕和我差不多大小。我不想要他的小燕。

“不要也不行，”他说，“她注定是你的了。”这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。我像以往那样骂他。他一点儿也不生气。

“这个小女婿真不错。”

他哼着戏曲，向他的家里走去。每年正月里的时候，我常看见他在村里演戏。所有的人都是他召集起来的。他穿戴得整整齐齐，扮演文质彬彬的古代书生。拿着扇子，穿着绿色的长衫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咿咿呀呀。相公呀小姐呀。花园。绣楼。砒霜。公堂。最初的时候，他们不描眉，不施粉，随心所欲地对着天空乱吼一通。后来，张隆真意识到这样瞎捣捣是不行的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用木头和帆布搭起了戏台。戏台下面的空地上摆放着一排一排的圆木和砖头。看戏的人坐

在那上面。戏台上面有一张木桌，桌子用一块紫红色的毯子蒙起来。毯子是张隆真从自己家里拿来的。《双罗衫》。《佛堂》。《三滴血》。《走雪山》。年代久远，故事模糊。四周的草垛上蒙着积雪。

“张隆真那么有钱，能把他的女儿嫁给你？”李毛仁讥讽地对我说道。“做梦去吧你。他不过是逗逗你罢了。”

“真的。”我说。“他说是真的，他说命中注定……”

“命中注定？”李毛仁说。“命中注定我要发大财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什么一直连一次小财都发不了？”

他当然发不了财。我和他走在路上，他的眼光一直盯着脚下，盼望能发现点什么。可我从来没见过他捡到过一个子儿。钱在躲他。看见他过来，都藏起来了。就像那些鸟躲避我一样。藏在草垛下面，躲避着我的弹弓和铁砂。我希望他是对的：张隆真不过是逗逗我罢了……那样的话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就放心了，再也用不着害怕张隆真了。“这个小女婿真不错……”这些话真让我受不了。我知道他在漆黑的矿井里干活儿，全靠头上的那盏灯为他照亮。有一次我说他，“炭砸死你。”他的脸突然变白了。不吉利的话。要不是他经常称我为小女婿，我也不会这么说他。干他们那一行的，最怕听到别人说这种话了。村西的李世民也是干那一行的。上班前，他们夫妻吵架。他的女人对他说，“你死在外面算了。”李世民果然没有回来。死在矿井里了。一句话，判了他的死刑。

巷口那边站着几个人。三个女人，两个男人。他们像扇子一样站在那里。有一个人伸长脖子仰望天上的云彩。天有什么好看的。他们在说话。我隐约听到她们说有一个人死了，

追悼会开得很隆重。汽车刚开来那阵子，沿河一带摆满了花圈。白纸，绿纸，把河水都遮住了。

小 燕

放学了。

我背着书包，在那种暗红色的钟声里走了很久。只要学校里的钟声一响起来，~~我就觉得那种声音是暗红色的。~~就是暗红的，比朱砂略黑一~~点。~~与那篇作文里。

“声音怎么会是暗红色的？”~~老师~~对我说。“声音是没有颜色的，懂么？~~你~~是不是耳目不分了？”

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~~他~~在~~黑板~~上面写字。签署意见。红墨水。血。已阅。感觉不对。语句不连贯。中心不明确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写完最后一个字。提笔。签弯钩。“不服气吗？”

服气。不服气。我没有办法让他住进我的耳朵里来。所有的感觉全是错觉，就像睡觉说梦话一样。人人都像你，世界就乱套了。指鹿为马。一个学生，不能为这事与老师计较。书上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回去好好想想。

从学校里出来，四周的树显得稀稀落落的。越往前走树越少。新旧的坟堆，它们像一只只倒扣着的泥碗。我每天都看到这些。起伏。衔接。连成一片。绿蒿。白荆。

街上这会儿非常安静，仿佛全村的人都不在了。敞门。院墙。猪像泥塑的一样，不哼不叫。走过去踢它一下，它才不情愿地往旁边挪挪，懒猪。眼睛都不想睁一下。

从这道棕黄的土墙外面进去，里面就是戏园子了。墙那边有一道门，但从来没人从门里进出。人们来来往往，都走那豁口。墙上有无数个豁口。跳墙头，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男人女人，都不在话下。每年正月，爸爸都在里面。

我沿着墙根走。里面忽然传来了唱戏的声音。这真让人吃惊。我好像听到了爸爸的声音。啊啊啊……啊。他似乎刚刚登场。粉底皂靴。圆领。白袖。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像是从草丛里传出来的。台下人声鼎沸……

我来到豁口处，向里面张望。空荡荡的戏台子上堆着干草。几只鸡正在那里刨食。突如其来的戏剧效果消失了。我听错了。我怎么会凭空无故地听到唱戏的声音？眼下的季节并不是一年一度的正月，而且，爸爸这会儿正在矿井里。戏园子荒废了一年，台下长满了野草。白色的蝴蝶，扇动翅膀，在草丛上面飞来飞去。

我望着眼前的荒草。风从豁口外面吹进来。那么多的白蝴蝶，一下子都不见了。草丛中似乎埋伏着凶险的灾难。几年来我每天从这一带路过，今天才发现这里荒凉得让人吃惊，破败得令人感到害怕。我没看到一个人。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一带东张西望。没有生机的村庄。

我想起了那张脸……

不久前的一天，我被那张脸吓过一次。那是一个人的脸。大元。民兵连长。他的弟弟三元和我差不多大小。在我们班

里，他坐在我的后面，不爱学习，成绩一团糟，老师们都不喜欢他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害怕大元。他站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目光像一条蛇……从那以后，恶梦像连环画一样，每天都悬挂在我的眼前。一张张凶险的画面，无声无息地翻动着。一页比一页可怕。人的衣服像纸。轻轻动一下，响声簌簌不断。那是一种很久以前的颜色。每一页上，都有一摊血迹。树叶猩红。身体弯曲。瓦盆里焚烧着呛人的谷糠。

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大元不像是一个人，倒像一只毛茸茸的手。潮湿。墨绿。邪气曲张。我一想起这些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浑身发抖。战栗。流不出眼泪。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大元的那张脸总在我的碗里漂浮，晃动。我几乎一口也吃不下去。死人的脸。虚浮的脸。我像怀有心事的大人一样坐卧不安，经常从梦里哭喊着惊醒。那只多毛的、潮湿而墨绿色的大手正在我的梦里上下摸索，亮相，展翅欲飞。水龙头。大树。褐色的鸟。一会儿喷水，一会儿将我的两条小辫凌空悬起来。树上坚硬的枯枝插在我的耳朵两侧。这个位置让我看到一些陈旧破碎的晚霞。它们浮动在我的头顶上面。晚霞。斜纹布。一缕一缕的血丝。残存下来的房屋的遗址。我看到我的衣衫上的那些小花一瓣一瓣地飘落到地上，又被吹进河里……妈妈总是不相信我的话。即使我眼泪汪汪，她还是不信。我告诉她，大元是一只毛茸茸的手，是一只潮湿的绿手。她说，他是一个人，怎么会是一只手？

是的，他是一个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的人。手里攒了很多钱。他在等什么？不言而喻。天天夜里要出动。背着枪。

.....